

农村文艺丛书

塘水清清

山东人民出版社

1297.7
429
3

塘水清清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A 782550

塘水清静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38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10099·1479 定价0.82元

出版说明

为了使广大农村读者能够集中地读到部分比较新颖的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我们特编选了这个集子。

这个集子是从最近两年来全国部分报刊上，发表过的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选出来的。包括马烽、西戎、苗子、高晓声、张弦、韩映山、韩石山、陈忠实、竹林、贾大山、尤凤伟、王润滋、成一、梁冰、何士光、益希平玛、张石山、苏从林、王兆军、孙嘉麟等新老作者的作品二十一篇。这些短篇小说，作者从不同侧面，生动描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热烈歌颂了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各级农村干部和广大劳动农民；真实表现了农村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理想；鞭挞了阻碍农村生活向前发展的各种旧的思想意识，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鼓舞人心的火热感情。

这些短篇小说里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流畅。又由于各篇出自不同作者的手笔，因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1981年2月

目 录

- 徐家园三老汉·····陈忠实(1)
- 拣珍珠·····高晓声(20)
- 结婚现场会·····马 烽(41)
-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 弦(57)
- 在水煎包子铺里·····王兆军(80)
- 探亲·····葛 子(103)
- 希望·····孙嘉麟(114)
- 小果·····贾大山(126)
- 江南春早·····梁 冰(134)
- 绿色的山岗·····成 一(152)
- 洁白的梨花瓣·····竹 林(173)
- 美与丑·····〔藏族〕益希卓玛(190)
- 典型调查·····苏从林(207)
- 乡场上·····何士光(222)
- 中农姚顺吉·····韩石山(234)
- 鞭鞑韩宝山·····张石山(258)
- 赵庄闹水·····西 戎(280)

糖水清清·····	韩映山(301)
亮哥和芳妹·····	王润滋(308)
爱情从这里开始·····	尤风伟(330)
水东流·····	高晓声(356)

徐家园三老汉

陈忠实

农谚说：“大寒将完，菜籽下田。”

节令是农业生产无声的命令，蔬菜种植显得尤其当紧。

蔬菜生产专业队徐家园，在大寒节令到来的时候，准备育苗夏菜苗儿的苗圃全部修整就绪，一方一方苗圃的矮墙上，重新抹上了麦秸泥皮，安在木格上的大块玻璃明光闪闪，圃床里铺上了由马粪、鸡粪和人粪混合的营养土，只等下籽儿了。

苗圃二人小组组长徐长林老汉，傍晚时，冒着三九寒风，骑着自行车回到苗圃，进了土围墙的圆洞门，解下衣架上的白布袋，推开三间瓦房的木门，脚步利索得简直象个小伙子。

门里好暖和呀！无烟煤炉子上火苗呼呼直蹿，他的唯一的组员黑山老汉，正蹲在火炉旁淘洗着菜籽儿，那么认真。真是个人哩！不管组长在不在，他该做啥活儿就做啥活儿，不要人指拨，绝不会偷懒。长林老汉瞧着组员的黑四方

脸，亲昵地说：“伙计，事办成咧！咱想试办的那几样菜籽儿，种子站都给咱解决咧！”

“那就好！”黑山笑着，诚恳地关心组长，“快，先到火炉跟前来，今日冷得很！”

长林放下装着新品种菜籽儿的布袋走到火炉边，摘下棉手套儿烤火；火苗映着他冻得红红的瘦码条脸，格外精神。他问：“‘矮杆早’蕃茄籽儿冒芽咧没？”

黑山高兴地答道：“冒咧！”

“冒咧好！”长林老汉语气里带一股热火火的劲头，“明日晌午天气好的话，咱摆籽儿！”

黑山却告诉他：“治安今日一天来了几回，寻你哩！”

“没说有啥事吗？”

“没！”黑山冷冷地说，“你知道，那人和咱没言儿！”

黑山老汉直杠子脾气，对他信任的组长毫不隐怀，直截了当说出他经过认真思索的猜测：“我看他是想往苗圃里头钻哩！今年蔬菜面积扩大咧，队长群娃前日说过，想给咱苗圃增加一个人，仨人务苗。保险是那个灵人逮着风儿了，不信，你看……”

不等黑山把话说完，门外已传来治安本人亲切的问话：“长林哥，回来咧？”随着干散的声调，治安走进门来了。

治安老汉外表完全是一副闲闲散散的神气，随随便便坐在火炉边，对着火苗抽旱烟，大大方方问这问那，一副超然的神态。

长林老汉还是从治安老汉的眼神里看出了意思：不是闲

咄的！只是碍于黑山在场，话不好开口罢咧！眼睛瞟不过人。

好一阵东拉西扯的闲谈，长林有点不耐烦，直接把话提出来：“听说你今日寻了我几回，啥事呀？”

“没啥事咯！没！”治安说着，瞟一眼黑山，“我随便转来苗圃，看看收拾准备得咋样，节令不饶人呀！这关乎明年一料夏菜，社员半年收入，全看苗苗……”

黑山站起来，不吭声走出去了。他看出治安是碍于他在当面，不好开口，自动腾了地方，让人家畅畅快快地和组长说话。长林老汉心里完全明白直杠子黑山举动的含义。

果然，黑山一出门，治安老汉那派超然姿式没有了，用很小心的声调打探：“老哥，听说苗圃上要添个人？”

长林心里暗暗叹服，黑山猜测得准！他装作不在意地说：“群娃有过这话，我给他讲，春里事多活杂，劳力紧，苗圃上可以不添人！”

“这你老哥可想差池咧！省劳省工要会省，关键的弦口不敢省！”治安大加反对，精明地讲起苗圃应该添人的道理，“苗圃，啥地方？关键的弦口……”

“不怎不怎！”长林轻松地笑着，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我思谋来，我跟黑山脚手忙点，能支应下来。”

治安有点失望，掩饰不住灵活的大眼珠里灰暗的神色，又不甘心地问：“队长怎说？也不想添人咧？”

“队长还没吐核儿！”长林笑着说。

“看看看！还是人家干部想得周到！不象你老哥好强！”

治安大声说，希望之光使他的眼睛又明亮起来，“今年扩大蔬菜面积成百亩，不是小事哩！这大的家业，怕多搁一个人的工分，把你和黑山累死图啥？”

说是表扬队长，其实连他俩也都捎带上了，多会说话的人呀！这会儿，他是那个人都不敢伤害，够灵醒的罗！长林老汉瞅着治安，抿着嘴笑，淡淡地说：“其实，蔬菜面积扩大咧，大田里更费人手，劳力确实紧。”

治安沉吟一下，终于问：“不知队长把人定下没？”

“不知道。”

“嗨！”治安虚叹一声，脸上现出难受的样子，“不是兄弟今日拜在你门下，咱有这点技术，真个还带到黄土里去呀？前几年乱糟糟，如今世事大治咧！咱也想挽一挽袖子哩！”

“好么！好么！”长林老汉说，“你的技术确实不错！”

“不是我吹！”治安来了劲儿，“咱徐家园，除了你老哥，咱谁也不服他谁！要不是你老哥在这儿，我还不想来哩！”说着吹着，自觉说溜了嘴，又莞尔一笑，勉强地说起光面子话，“黑山老汉倒也实诚，就是脾气倔难共事，这也没啥！”

几年前，长林老汉被抽到大队兴办的试验站去了，徐治安在小队苗圃里主事。友群队长给治安又派来个帮手黑山。大家都看见，花白头发的治安老汉穿着洗得净净的衣服，白褂灰裤儿，过早地蓄起一撮花白相间的短胡须，经常坐在苗圃井边的柳荫下，捉着三尺长的长管子旱烟袋，悠哉游哉地

纳凉。黑山老汉撅着屁股，浇水呀，施肥呀，忙得丢鞋遗帽子。治安老汉只是指拨他做完什么，下来再做什么。黑山老汉并不在乎，他抱定一条“不能白挣队里的工分”的主意，不管组长怎样，自己该做啥还做啥！他又管不了治安，人家是组长，技术也比他高，况且，社员们的纷纷议论倒使黑山心里踏实：咱对集体事情要实心，社员有眼！只是那年发生了把芥菜籽儿当作白菜籽儿几下进大田的荒唐事以后，问题白热化了。笑话传遍公社十里菜区，徐家园社员议论和非难就更不用说了，友群队长一怒之下，挥起长胳膊：“避避避避避！避避！”治安老汉灰溜溜被撤出了苗圃。友群硬从大队长手里把长林老汉从大队试验站拉了回来，推进了小队的苗圃。治安老汉好难为情啊！要是把黑山和他一起撤，他似乎面子好受点；留下黑山，就是把责任全部压到他花白头发脑袋上了咯！

一个有能耐不好好给集体办事的人，比之能耐不大或根本没有能耐的人，在队里似乎更被社员所瞧不起。在务菜技术上，人说徐家园有“俩半能人”，徐长林和徐治安，黑山只算半个。徐长林老汉，那是有口皆碑的。而徐治安老汉，一旦失去了菜农们敬重的苗圃那个位置，干起和普通社员一样的粗杂农活，就更显得不及一般社员勤快诚实了。他掏掏腾腾于那些出力少而工分多的活路，特别是在队上试行政治评工的那一年时间里，他成了众人背地里砸泡的闲话资料，有人说他是“四头”社员：上工走后头，放工抢前头，干活看日头，评工要舌头。几年来，老汉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一年更比一年糟，“懒熊”、“奸老汉”的绰号，几乎

代替了他的名字。

现在，徐治安正式向他提出想进苗圃的要求。不用说，也能猜想黑山是啥态度！友群队长那一关都不好办，想想，他说：“这事得由队长定点！”

“我听说，队长叫你选人哩！说你看中谁，和谁能干在一搭，他就派谁！”治安说。

长林笑了。治安把什么都打听到了！他又反过来一想，收下他又怎样？他无非是身懒，贪工分，自私；自己是个党员，见了落后分子往远推，那么，治安在徐家园的处境就很困难了。他给治安畅快快说：“是这，我把我的意思说给友群，问题不大！”

“老弟绝不给你丢脸！”治安拍着胸脯，“叫徐家园人看看，我徐治安是不是熊包！”

望着徐治安老汉的背影从圆洞门消失以后，徐长林折回身来。同样关心治安能不能进苗圃的黑山，很快进了房子：

“咋样？我估的不外吧？”

长林老汉用点头表示黑山估对了，随之探问道：“你说这事咋办呀？”

“我？”黑山听出长林的话的意思，倔劲儿脾气爆出来，“要问我，咱有话说响：他今日进，我明日出！就是这话。”

“呃呃呃！那能这样呢！”长林笑着，“这人这几年在队里，把威望丢失净咧！咱再不认识他，他咋办呢？他总有些技术哩！”

“我眼窝就搁不住耍奸取巧的角色！”

“有咱俩拽着他干，不怕！”

“你不怕，我怕！我尝过辣子辣！”

“咱想法帮他治懒病，变个好社员！”

“我只能保证我给队里好好干！”黑山说，“想改变治安？我没那本事！我还是那句话：他今日来，我明日走……”

话说到此，简直说绝了。可是大大出乎长林老汉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黑山来到苗圃的头一句话就是：“治安那事，你同意，就让他来，我不反对。”

长林扑扇着眼睛，瞧着黑山多少有点为难的黑四方脸，黑串脸胡须，这个从来不会骚怪卖谎的贫农社员，怎么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态度？

“昨日黑夜，治安到我屋，说……”

噢噢！长林明白了，有两片薄嘴唇，精通世事的徐治安，说服一个实心眼的黑山，能费多少唾沫儿呢！

……

队长友群一听长林选中了治安，中年人的有棱有角的四方脸吃惊不小！眼睛睁到颧颊上去了：“啊呀！我的老叔呀，你怎选中了个这？噢呀！你老叔眼里真有水！”他常和长林老汉耍笑，说话向来随随便便。

长林早有所料，对他不象对黑山，那么客气，慢慢地从嘴里拔出旱烟袋嘴子，说：“他在苗圃偷懒，你把他撤了；在大田锄草锄不净，你扣了他的工分；犁地犁得粗，你把牛牵走了……撤来换去，徐治安还是个徐治安，这包袱扔到那

搭，那搭就鼓个疙瘩。堂堂队长，共产党员，把一个自私老汉改变不好，你不觉得自个也是个窝囊废吗？”

“啊呀，倒怪我咧？”友群咋呼说，口气却软了，“好，但愿再别种出遍地的芥菜儿来！但愿在苗圃里能修行出个勤老汉来！谢天谢地！”

徐治安老汉进苗圃了。

三个老汉头一次坐在火炉旁议事，商量当天的活路安排。老组员和新组员都叫组长分配，保证没人挑轻避重。长林随和地笑着，安置自己和黑山领社员在苗圃摆籽儿，让治安老汉在屋里淘洗那一盆盆一罐罐正在浸泡催芽的几十号菜籽儿。

分毕，黑山没吭声，治安老汉却说：“长林哥，籽儿一直是德山务弄（他当面不叫黑山，表示尊重），他熟悉，还是让我跟社员摆籽儿去！”

长林原想：治安刚来，先甬到社员伙儿里去，原因是社员中对徐治安进苗圃有不少风凉话灌进他的耳朵，若是让治安听见不美咯！既然治安这样说，那也好！

长林老汉的担心毕竟是担心，面治安老汉又毕竟是治安老汉。他提着装着冒了芽的各种品种的菜籽儿的瓶瓶罐罐，分配给分散在各个苗圃跟前的男女社员，指点给他们这是什么品种，籽儿入土的深浅，行距和株距的尺码。他特别叮嘱说：“别把没芽芽儿的疵皮下进去！下进去就缺一棵苗！缺一棵苗就少收十斤柿子！价值五毛！”

长林正蹲在一个苗圃边，给几个青年男女做出挖沟的示范，听着治安过分的渲染，心里有些好笑：苗圃即使缺一棵苗，往大田移栽决不会少栽一棵咯！超越了事物本来实际的渲染，总是给人某种虚假的感觉。你看治安周围的社员的眼色吧，有的接过籽儿就走开了，什么少收十斤柿子的话，没那回事；有的传递着戏谑的目光；有个小伙故作严肃，说：

“治安叔，你可瞅准，别把芥菜籽儿发给俺噢！咱不是芥菜专业队……”嘻嘻哈哈的笑声从这边传到那边，治安脸红了。长林立即立起，狠那青年一句：“小伙子，揭人不揭短！”大伙看看长林，悄声了。

长林脑子里思量，论生产技术，说话办事，以至长相穿戴，治安比黑山那一样都不差池！倔得象个蹦豆儿，说一句气话能冲倒人的黑山，就是一样好：对集体实诚。不管干部在不在场，蔬菜技术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做，要求深翻一尺，绝不翻到八寸，该挖三镢头决不少挖一镢头，集体劳动态度好，就获得大人、碎娃的敬重，谁要是和这个倔豆老汉说话，还得特别掂掂话语的份量。可是对治安老汉，什么难听的话尽可以畅开说，不怕他和他的家人听见。自打治安老汉穿戴周正的身影一出现在苗圃，村里的风凉话就扑过来，人们一致的猜测是，队里实行定额管理和作业组制度，奸老汉混不成工分罗！苗圃里的技术员，每天有两分技术工优待！

“他瞅见这盘好菜罗！”众人的议论，许是最终解开长林老汉的谜的答案。他却想，即使这样，也没啥！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教育人哩嘛！

好在治安并不计较那些不热不冷的风凉话，他认真地要求作务技术，轻捷的脚步，干散的声调，那神气告诉任何人，他既内行，又负责任，更不怕别人这些闲言碎语。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新媳妇三日勤！”黑山不信任地笑笑说。

长林老汉也笑笑，没吭声。

不管怎样，对集体事业勤劳和责任心总是无可非议的。在整整一周的早菜品种的摆籽阶段，治安老汉一个样儿，来得早，走得迟，该说的就说，该干的就干，谁干错了他还认真地批评哩！苗圃里没人撂杂话了，村巷里也听不到风凉话了。治安老汉用行动粉碎了一切对自己不光采的议论，有力得很。

黑山老汉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地向长林老汉承认：他说“新媳妇三日勤”的话撂到空里了。

长林却说：“伙计！还不一定。这是个老媳妇！”

三茬夏菜的种籽分期摆进苗床，第一茬早菜已经长得逗人喜爱了，黄瓜和西葫芦的两片肥实的子叶中间，已经抽出一片绿黄色的真叶来，象刚出壳的小鸡，西红柿淡紫色的叶秆上，绣着一层细细的茸毛，婷婷玉立，再过几天，就要动手分床间苗了。

早饭后，长林到苗圃来上班的时间，拉着辆架子车。治安问：“拉车弄啥？”

长林说：“河湾队捎话来，说订给咱的草苫子弄好了，叫咱去拉！”

“那让小拖拉机跑一趟嘛！”治安说。

“拖拉机正给大田拉粪！”长林说。

“那让队长派社员去嘛！”治安说，“这不属咱苗圃的活路咯！”

“算咧！”长林说，“春耕忙，咱加个紧就把事办咧！”

治安也不再反对。黑山说：“咱俩去！”

俩老汉拉着车子上了路，黑山悄悄告诉长林，说有社员在苗圃干活时，治安一个样儿，没社员在苗圃时，又是一个样儿，这都罢咧；特别是长林老汉几次不在，只留下他和他俩人的时候，治安老汉一晌能坐下吃八回烟！这人就是个这！

“慢慢来！别急！”长林说，“该说的地方要说他哩！”长林为难的是，有他在场的时候，治安永是一副勤快的样子，不好说咯。

一场母猪闯进苗圃的风波突然发生了。

温暖的阳光沐浴着隆冬的川道菜区，冻结的地皮消融了。治安老汉揭去了温床玻璃上的草苫子，阳光下一片白色的玻璃照得人眼花，玻璃内壁的水珠儿挥发以后，一方方绿茵茵的幼苗在阳光下伸胳膊蹬腿儿，欢势极了。

洒水还得等到后半晌，治安老汉坐在靠墙的阳光下晒暖暖。长林和黑山拉草苫子去了，留下他一人看守，他觉得浑身的筋骨都松泛了。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那么温柔舒适，被清早的寒风吹得紧紧巴巴的皮肤十分熨帖，治安老汉的眼皮直往一搭挤，简直用柴棍儿也撑不开了……